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。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。实现这个伟大事业，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，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（2014年10月15日）

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131

吉日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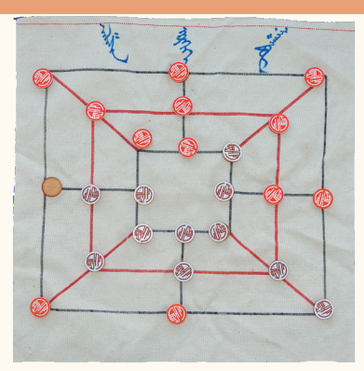
阿左旗教师正在下棋。 常伟华 摄

一张毡布，几枚棋子，一方天地便自指尖铺展。棋落无声，千年的游牧记忆于其间回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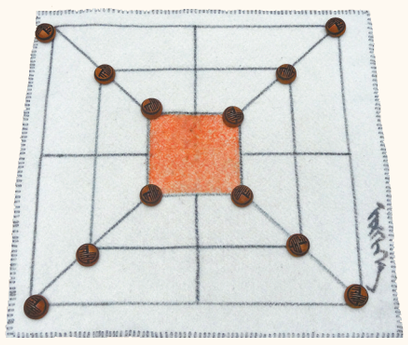
一种古老的智慧，藏在这小小的棋盘之间——它的名字叫吉日格，是蒙古族古老的民间棋类项目之一，2007年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它不只是一项益智娱乐的大众棋牌，更是蒙古族先民手工技艺与艺术创造才能的凝结：棋子的雕工、布局的章法，皆是民族文化中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以棋为媒 续接文脉

□本报记者 及庆玲



吉日格。（阿拉善左旗文化馆提供）



吉日格。（阿拉善左旗文化馆提供）

吉日格主要分为蒙古鹿棋与吉日格两大类别。两套棋盘棋子各不相同，规则玩法亦各有天地，却都冠以“吉日格”之名。

蒙古鹿棋带着鲜明的北方少数民族特色。棋盘两侧连接着独特的倒三角形（巴嘎）是小“浩桡”，平头（伊克）为大“浩桡”。流行玩法多设两座“浩桡”，亦有一种更复杂的八座“浩桡”棋盘，如今已少有人精通。蒙古鹿棋的棋子由“鹿”与“狼”组成，有的地区将棋子做成“羊”与“狼”。

吉日格以棋势绵密见长，讲究布子成连、层层制胜。棋盘有正方形、圆形两种。三个大小不同的正方形依次环绕，角边线与中间线将棋盘分为八块，一条线上的三个交叉点即为棋座，共24个棋座，双人对弈，各执12子，用不同颜色区分。棋子亦可用沙嘎、围棋子代替，但正式比赛须用专门棋子。

蒙古鹿棋只能两个人玩，分为八座“浩桡”玩法、两座“浩桡”玩法。最普遍的是24棋子的蒙古鹿棋玩法：开局将2只“鹿或羊”置于两侧“浩桡”口，8只“狼”摆放在棋盘中间八个交叉点的四边形上。执“鹿或羊”者先行，“鹿或羊”吃“狼”之法与中国象棋的“炮”相类似——需越过一只“狼”跳到对面空白点方能吃子。若持“狼”一方层层自保、封死“鹿或羊”退路则“狼”胜；若“鹿或羊”把“狼”吃光则“鹿或羊”获胜。鹿或羊与狼在“浩桡”与平野间周旋，恰如猎手与猎物的一场博弈，进退攻守之间，全是生存的机变。

吉日格玩法繁多，多达39种，常见有连摆、横连、四边形连儿等。有长者参与时，吉日格以年长者为先，以示尊敬；平时则以猜拳定先后。开局双方轮流在24个棋点布子，当一方三子在横、纵、斜线上任一方向成连儿，即可吃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棋子。布完所有点位后，各自去掉死子，再布所剩棋子，继续以三子成连儿，直至一方所剩棋子不足二、无法成连，另一方获胜。一轮轮布子、成连、吃子之间，既有先行的敬意，亦有寸土的争夺。玩法与种类的丰富，正是一个民族观察自然、组织生活的智慧在棋艺上的投影。

昔日牧区孩童常在沙地上即画即弈，片刻成局，简单便捷；如今棋盘多绘于裁好的毡布之上，规范而整洁。

然而岁月流转，许多规则与玩法逐渐被淡忘，起源、制作工艺等信息在口头传承中亦多失真，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一度淡化。

幸得文化和旅游部门数年抢救，对吉日格的游戏规则与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的搜集、挖掘与整理，相关教材书籍相继出版，并在学校与牧民中积极推广、组织比赛，培育了一批年轻传承人。

游牧生活，智慧结晶

关于吉日格的起源，并无确切的文字记载。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郝延省经长期研究，归纳出说法：它萌生于蒙古族先民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，随蒙古族游牧迁徙流传至其它地区。这种说法被普遍认可。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》记载：“蒙古族的娱乐多从战争、狩猎、生产的某些过程演化而来，有摔跤、赛马、踢乌拉红、打布鲁、踢奔木格、玩蒙古鹿棋、吉日格等娱乐。”可见吉日格的起源，与蒙古族长久以来的游牧、生产、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吉日格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哈斯乌拉亦持此见：“吉日格由猎人狩猎活动演化而来，是狩猎文化的艺术化与游戏化，与早期游牧狩猎文化紧密相连。”在他看来，这方寸棋盘上的每一子，都是游牧民族在苍茫天地间与自然相处、与生存博弈的缩影。

游牧的生存经验，就这样化作方寸棋盘的博弈，流传于内蒙古科尔沁地区、阿拉善左旗、额济纳旗等地。

两套棋盘，两种天地

在阿拉善盟，吉日格的传承有一条清晰脉络：第一代传承人是出生于1919年的西日布，第二代传承人是出生于1967年的铁木尔萨那，现为阿左旗乌力吉苏木文化体育中心工作人员，第三代传承人包括苏日特勒图、哈斯乌拉等阿左旗、阿右旗的牧民青年50余名。

“从牧民的毡房边学来。”铁木尔萨那长期在最基层文化站工作，数十年间一边辅导牧民群众的文化工作，一边向牧民们学习吉日格。

一张毡布在案头铺开，老牧人便从怀里摸出棋子，两人相对而坐，边啜奶茶边落子。铁木尔萨那细细地看，牢牢地记——先看蒙古鹿棋里狼如何跳子吃鹿，再看吉日格里三子怎样成连吃死子。

一种种棋艺，便这样在铁木尔萨那心里扎下了根。日子久了，谁家老人棋艺精，哪个苏木还有旧时棋盘，他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手手相传，再续棋缘

2004年起，铁木尔萨那开始走访牧区民间棋牌艺人，搜集、整理、编写蒙古族传统棋牌游戏教材资料，成为现今较为完整掌握吉日格的传承人之一。2020年12月编撰出版了《蒙古族传统棋牌游戏》一书。

棋要传下去，光会下还不够。铁木尔萨那把几十年的积累一点点铺进课堂，把吉日格的知识与技法，一点一滴传授给中小学的学生们。

课堂上，棋盘上落下的每一子，铁木尔萨那都讲得出背后的来由：蒙古鹿棋为何以鹿与狼为子，连儿又为何讲究布子成连、层层制胜。孩子们初时吉日格只觉得好玩，听得久了，便也在那一方毡布上，读懂了祖辈牧猎谋生的智慧。

老一代的棋，落在毡布上；新一代的手，正一点点接过去。如今，吉日格已被列入阿拉善左旗、阿拉善右旗中小学体育教材之中。课间常见孩子们围坐棋盘，一声“开始”，十指起落，古老棋艺在课堂里重新生长。



阿左旗第三小学学生正在学习吉日格。 常伟华 摄

在这片土地上，吉日格低语，一个民族的智慧，正隔着几代人的指尖，在棋盘之上延续它的回响。

吉日格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另一种“打开方式”

一言 YIYAN

□范永

吉日格，作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另一种“打开方式”——棋艺在今天仍然在内蒙古大地乃至更远的地方被传承。它是一个民族长期观察自然、生活的生存智慧在棋艺上的投影。

吉日格为蒙古族语译音，是一种棋类对弈游戏方式的泛称。这一古老的棋类游戏，意为“用插入法连接有间隔的东西”，象征着一种独特的对弈方式。该竞技游戏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吉日格的文化价值，就是把游牧生活、竞争谋略和多民族文化交流浓缩在一方棋盘上。其基本规则多为两人对弈，棋子数量相等或按固定比例布置，通过连线、围堵、跳跃吃子等方式决出胜负。它的棋盘形式丰富，有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及多山形等，棋子过去常用羊髌骨、石子、铜钱、木块等制作，便于在草原、毡房、田间随时对弈。如在吉日格玩法中，以年长者为先，以示尊敬，平时则以猜拳定先后；一轮轮布子、成连、吃子之间，既有先行的敬意，亦有寸土的争夺。无论是“长者为先”，还是“先行的敬意”，都体现了中华文化中重谋略、重秩序、重协作的价值取向。其间有“有礼有节”的竞技精神，也有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精神。

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认为，中华传统文化并不将对立的关系看成是绝对的，也不以某种“非此即彼”的思路解决冲突与矛盾，而是能发现其中的同一性，进而达成一种彼此和谐、相得益彰的形态与局面，并且将这种方法作为人世间的最高境界与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。

中华文化的“承载”和“打开”方式很多，从器物到制度不一而足。棋类可谓是另一种“打开方式”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“游戏”与“文化”的连结与互动。它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效率，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接受文化的熏陶。它让中华文化更具开放形态，使其不再局限于“有限的空间”“凝固的艺术”，盘活了物和人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当然，在泛媒体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，今天的吉日格“打开方式”选择性更多，从传统的校园课程、文旅集市、非遗体验，到网络游戏、网络直播等现代传播体系的融入和借鉴，都是开启吉日格春天最好的“环境元素”。因此，从传统民间游戏转化为可展示、可体验、可传播的文化资源，不单纯是传承人和文化人的使命，更是当代青年人的使命。

印记 YINJI

河套移民史里的交融往事

□吴红霞

黄河沿贺兰山向北奔流，受阴山阻挡折而向东，然后又被吕梁山导向南，画出雄浑的“几”字，如同绳套镶嵌在祖国北疆，这便是河套的轮廓。广义上的河套包括西套银川平原、后套巴彦淖尔平原、前套土默川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，地跨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。历史上，河套地区以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和南下北上的战略地位，吸引着中原汉族和北方各游牧民族在此驻足停留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方移民热土与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之地。千百年来，一代代各族先民在此扎根安居、繁衍生息，在守望相助中相融共生，书写了北疆大地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篇章。

公元前127年，西汉在河套地区设立朔方郡、五原郡，从内地迁徙十万民众到此拓荒耕种。数万中原百姓辞别故土，在这里开荒拓土、兴修水利、垦殖良田。此后每逢中原遭遇灾荒、民生困顿之时，朝廷便组织百姓移民河套，累计达百万之众。与此同时，西汉政府秉持包容怀柔、安民稳边的治边理念，在河套特设属国，安置归降、归附的匈奴部众。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记载，公元前121年，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，朝廷“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俗，为属国”。汉匈百姓在河套地区杂居共处，在生产生活中彼此影响，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。公元前58年，匈奴爆发内乱，出现五个单于争立的局面。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，呼韩邪率众归汉称臣，南徙于阴山附近。西汉朝廷对呼韩邪礼遇有加，多次调拨谷米粮食接济，助力其休养生息。为稳固汉匈和睦大局，公元前33年，呼韩邪向汉元帝请婚，表示愿做汉家女婿。汉元帝将宫女王嫱以公主身份赐婚给呼韩邪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昭君出塞”。汉朝的善意换来了边境长久安宁。呼韩邪守塞归汉后，长城沿线烽烟渐息，北部边境六十余年没有大规模战事，边郡省下巨额军费。根据班固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，彼时的阴山河套呈现出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无干戈之役”的安宁景象。在班固笔下，昭君从鸡鹿塞穿越阴山，望见的不是寂寥的荒漠，而是散在草滩上静静吃草的牛马和不用点烽火的安静山口。王莽执政时期，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叛汉自立，河套地区陷入战乱与萧条中。

东汉时期，匈奴因内部权力纷争发生南北分裂。公元48年，南匈奴归降东汉迁居河套，在朝廷扶持下，由游牧经济向农牧混合转型，人口快速增加。次年，东汉政府以优渥条件招抚乌桓，将其安置于朔方等河套边郡，协助戍边、抵御北匈奴。此后，在东汉、南匈奴、乌桓等多方力量持续打击下，北匈奴主力向西远徙。趁此时机，鲜卑从大兴安岭逐步西迁，占据匈奴故地，留下的十余万匈奴部众便融入了鲜卑。十六国时期出现的铁弗匈奴即是由匈奴（父）与鲜卑（母）融合而成的部族。自东汉直至南北朝，匈奴、乌桓、鲜卑等族群与汉族在河套大地上错居杂处，生产方式互鉴，文化习俗互通，相互通婚，民族交融不断加深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突厥、回纥、契丹、党项、女真等古代族群，曾先后在河套地区繁衍生息、交错杂居，留下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足迹。翻阅河套千年移民交融史不难发现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是贯穿这片土地的历史主线。各族先民一同开垦沃土、守护北疆，在长久相处中早已形成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谁也离不开谁”的血肉联系。在这里，民族团结不是写在书卷里的抽象概念，而是从古延续至今的邻里相处之道。

历史的回响照进现实。今天的河套大地上，各族群众共居共乐、守望相助。从久远的边城往事，到如今社区院落里的烟火日常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就藏在各族群众彼此尊重、互帮互助的相处细节之中。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一家人、一条心、一起干、共幸福。

（作者为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党校副教授）

本社地址：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：010040 邮箱：qxxw2004@163.com 发行电话：(0471)6635562 广告公司电话：(0471)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471)6635955 广告许可证：内市监广登字[2020]01号 本报（呼和浩特）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